

胡世宗日记

胡世宗

卷七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3年3月6日 晴望万里。

哨子刚响，立刻起床打背包，捆大衣，拿付武装
准备急行军，爬山。

天无纤尘，万里无云，空气清凉而不寒。东天色
彩凝聚着几朵彩云，暖色已露。我们快步如飞，向
无限广阔的田野奔去，仰头煞气垂下了一道生命
线。车声很快如蝶翼，可是眼前青红，绿泉
漾，张富春同志已跋腿跑如飞，自己若是保持
反车行速，必落在后面，于是，也追上去。气，渐
喘起来；汗，浑身湿了衬衣；脸上热气腾腾，腿
也开始酸疼起来。此时，天如地交接处形则一个
不小的彩虹，脚下田畴也似地向身后转去。
反车行速，如船要顶风破浪，如舟已
冲激地坦露着黑色河坎土，在尾车堵苗上，
一行行黄泥新犁痕，一摊摊黄色的点子。

下山的^{时候}，觉得特别畅快，山间的^{新鲜}空气，^{早晨}更显得^{清新}和^{秀气}。我们一行人漫步在通向^老田的田埂上，影子长长地掠^过田埂，几只^{喜鹊}在^{电线杆}上^{喳喳}地^{议论}着^{什么}，不知^喜从何^而来。西北的山^峰铁红色，壮丽而^{雄浑}，^西南^山峰^如远处^的连绵^群山，^仍如^白雪^在凝^寒中，^许是^因^为不^到之^故。峡谷^里，^营房^隐现^在雾^气中，炊烟^直上，^经与^各峰^齐头，^便和^气吹^散，^要问^排在^山东^谷里，^似一^条轻^纱，^淡而^不透^明。

今天，班里搞四好检查。

又书了些报上的材料，我读了不少诗歌。其中科以为鄂州的名词歌，亦要读的罢；还有那“世纪的歌”最好。人民报上卢相品还刊载过一首“解”，我读了极痛。可惜其中大部分皆唱下寨的声从故垒山头的步履，连想到古代诗人们的一些关于鹿的话调，接着以高尔基的“解之歌”为结。

胡世宗日记

望月之野

卷七

解后，那面浅滩处，浅水如南大堤，因水较
 相深些，故岸堤一块因时因潮，红黄青蓝白
 绿，南于清水之中，灰色苍苍，竹麻，清静，散
 开，十分柔丽。但多我晚早田稼，月几又微亮，
 口反形，只显更大了，那月在晚夜低天中，毫
 没有一点毫。水更缓到田里。

苏东坡说受了《墨子》的启发，甘结束罗衡
点蔡侯说活用明白话：“一个人活在世上，应
多爱一点两头点亮的灯，替别人点灯时，自己的灯
很大，这是等需要的技术理论如人生来问。
常说有人把教师比做是一只蜡烛，照亮了
别人，毁灭了自己，因此说教师是个损己的
职业，我倒因此更办。越教教得越多，因为只
能把自己的灯一点化如光，照亮别人的生
活道路，点烛别人得慧和聪慧的灯
炬，这是为什么学子的可也吗！

此次播音师给全校同学做关于鲁迅先生的生平及创作的介绍。简略阐述了鲁迅的经历。我们首先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他明确大是大非，爱憎不分；学习他的宗旨就是发愤忘食；学习他不任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面前，低头，而是奋起如对待敌人，对待朋友；学习他为正义事业不懈奋斗，直至决死和牺牲自己。

今天,我要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生命。

今天的“中國參考報”葡報附張上有一張北京隆
智紀念堂與八十誕辰的大會合影及舞台的相片，
周家班也參加紀念大會，並發大財，主席台上坐着齊世

© 胡世宗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世宗日记/胡世宗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313-3121-7

I. 胡… II. 胡… III. 胡世宗 — 日记
IV. K 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892 号

胡世宗日记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杨 顺 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数 4088 千字

印张 228.25 插页 16

印数 1—3 000 套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9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面对世宗同志的几大包八大卷近四百万字日记，我先是惊愣，继而赞叹，终于不由得衷心敬佩了。从十几岁的学生，直到如今年过花甲，四十五年来，能够一天一天坚持下来，锲而不舍，点点滴滴汇成大河，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恒心，是难以做到的。

世宗出生于日寇强占关东大地的后期，两岁时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在东北战场的炮火硝烟中度过动荡的童年，迎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盛大节日。在祖国欣欣向荣、个人心情欢快的背景下开始写日记，先天地便注入了同历史息息相关的气息。何况，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极不平凡的年代，我们这一辈人和比我们略略年轻几岁的人，生正逢辰，有幸赶上了终生都不会忘怀的风雨阴晴，坎坷曲折，也都必然地烙下了岁月的印记。这样一部日记，即使从一条街道、一所学校、一座军营、一次集会、一次访问，即使从个人的小小侧面，只要确实是真实地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必然就具有历史的意义，起着“从一粒沙看世界”的作用。

说起日记，不由得引起许多感慨。

日记从来就是我国悠长文化史中一个有独特功能的宝贵部分。唐宋以后，一些政治家、官吏、学者文人，爱用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从政、治学、交友、行旅的种种经历见闻，日积月累，斐然成章。唐代李翱的《来南录》、宋代陆游的《入蜀记》，都是文字优美的散文作品，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传诵至今，被誉为“古今游记之最”、“千古不易之书”，不仅有散文、游记的文学价值，也有地质、地貌等方面的科学价值。到了清代，作者数目日渐增长，从官吏文人直到平民百姓，爱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多。光绪年间李慈铭的

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

——序《胡世宗日记》

袁鹰

《越缦堂日记》，以日记形式写三十五年间的读书心得，涉及经史百家，长达六十册之多。那些日记作者当时未必都存有编史立传的宏愿，但因记录翔实，不作涂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或长或短，或详或简，多多少少留下了本朝本代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艺、典章制度、诗文辞赋以至山川风物、人物轶事等等方面的资料，上自政坛大事，宦海风波，冤狱巨案，科举秘闻，下到街谈巷议，闾里琐闻，随意写来，就如雪泥鸿爪，从细小侧面为岁月留下痕迹，自然也就客观地记下了历史宏篇的一行一句甚至一个字。唯其真实，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成了历史学家重视的资料。文人作家的日记，同样为研究者视为珍宝，比如有的鲁迅研究家，大约都将《鲁迅日记》八十万字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了。

然而，在相当长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日记也会遇到意外的厄运。这种纯属个人自由、个人隐私范围的文字，竟然也忽然成为一个人的“罪证”。那个年代，对一个人的审查、批判，除了他的发言、文章，甚至亲友同事间的闲谈，都可以成为材料，而日记和书信，更被认为是“最过硬”的材料。为了取得这类材料，不惜运用抄家、非法搜查等等违法手段，恨不得掘地三尺，寻找零篇片纸。个人权利被摧残殆尽，民主法制荡然无存。有些违法攫取来的日记书简，居然还可以被引用在批判文章中，堂而皇之地公开刊登在报刊上，甚至作为定案判罪的证明材料，长期为害日记作者。这就同明清以来的那些著名的“文字狱”常从日记中搜寻罪证相去不远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这类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恶行终于逐渐敛迹，虽然也还有一种人热衷于从字里行间、蛛丝马迹去发现微言大义，费尽心机干告密举报的勾当，但是毕竟不得人心，为人所不齿的。日记终于恢复它在人民生活中的正常位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认识到它的价值，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逐渐风起云涌的民间报刊中就有专门的《日记报》、《日记》杂志，研究古今日记的学者常有著作问世，有人还提出创立“日记学”，这都是好消息，是文化建设中实实在在的好事。在这样的气氛中，《胡世宗日记》能够出版，无疑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它出自一位解放军军官、一位诗人之手，不是什么高官大腕，也不必请人捉刀，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世宗说这几大卷日记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长征史，是文字的长征。这“长征”二字，引起我同他有一段长征路上共同经历的回忆：三十年前的1975年10月，“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动乱之际，决定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人民日报》虽然在江青一伙控制下，也不得不组织力量撰写有关

稿件。世宗当时作为“工农兵通讯员”正在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帮助工作，我们两人编成一个小队，去云南、贵州采访红军长征事迹，任务是写几篇通讯，作为一篇长通讯的一部分。我们两人在昆明军区政治部一位参谋的陪同下，从昆明乘车去禄劝县，由当地人武部一位彝族同志杨科长领路，沿着当年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金沙江皎平渡口。一路翻山越岭，经村过寨，杨科长为我们打前站，向我们介绍地方风俗，在惊心动魄的金沙江涛声中爬上渡口木楼，访问三位摆渡的大爹，听他们讲讲四十年前撑船送红军渡江的故事，还过江到对岸岩洞（据说是当年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瞻仰一下，又沿山路往回返。两天后赶回昆明，转赴贵阳，经乌江去遵义，过娄山关到四渡赤水的旧战场。半个月中，我们两人一路感受老一辈革命战士的艰辛征战，也得到丰富的滋养。这半个月，是我平生两次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另一次是四上井冈山。然而至今我除了禄劝县和杨科长及渡口三位大爷以外，其余村寨和遇到的乡镇干部的名字一概都忘记了。非常难得的是世宗竟然将这半个月的行程都详详细细地记在日记里，地名、人名都清清楚楚。有两夜我记得睡在村寨屋顶上，无月无星，无灯无火，想必是第二天他追记下的。诗人并非一切都浪漫，还是个用心很细、用笔很勤的人。细读世宗复印给我的那半个月的日记，情景依然，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那一段心情激动、忘却当时一切烦恼困惑的日子。即使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对世宗和他的日记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部日记，是世宗从学校到军旅到文坛的生命长征史、心灵长征史，充实而多彩。世宗才过花甲，还有长长的人生旅程等着他去走。如果说长征，那等于刚过了金沙江皎平渡，前面虽然未必会有雪山草地，但是还远未到达直罗镇。自然，也还有几大卷丰富多样的日记等着他继续写下去。我衷心盼望他、期待他接着往下写，虽然到下一部出版时，我大概读不到了，但是很多很多后来人肯定能读到，历史肯定能读到的。

2006年早春二月

目 录

充实而多彩的生命长征史

——序《胡世宗日记》…………… 袁鹰 1

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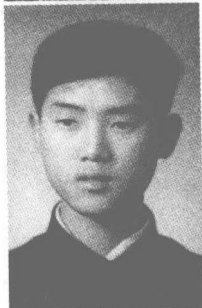
中师时代

1960 年	1
1961 年	31
1962 年	240

卷 二

军旅生涯 A

1962 年	459
1963 年	493
1964 年	560
1965 年	576
1966 年	598
1967 年	686
1975 年	692
1976 年	735
1978 年	762
1979 年	767
1980 年	789
1981 年	821
1983 年	826



卷 三

军旅生涯 B

1984 年	931
1985 年	1087
1986 年	1142

卷 四

军旅生涯 C

1987 年	1339
1988 年	1450
1989 年	1532
1990 年	1589
1991 年	1612
1992 年	1648
1993 年	1693
1994 年	1742

卷 五

军旅生涯 D

1995 年	1783
1996 年	1822
1997 年	1865
1998 年	1894
1999 年	1977
2000 年	2101

卷 六

军旅生涯 E

2001 年	2241
--------------	------

文坛风景

1975 年	2356
1976 年	2364
1977 年	2379
1978 年	2406
1979 年	2433



1980 年	2458
1981 年	2476
1982 年	2514
1983 年	2585
1984 年	2616
1985 年	2618
1986 年	2691

卷七

文坛风景

1987 年	2705
1988 年	2775
1989 年	2785
1990 年	2794
1991 年	2796
1992 年	2831
1993 年	2833
1994 年	2835
1995 年	2848
1996 年	2866
1998 年	2871
1999 年	2882
2000 年	2916

军旅生涯 F

2002 年	2939
--------------	------

卷八

军旅生涯 F

2003 年	3091
2004 年	3239
2005 年	3384

后记	3592
----------	------



1987年

1987年2月17日

松涛很想去北京，与我一起玩两天，他要散散心，会会北京的朋友，然后到天津去看看新蕾出版社他那部诗稿。可惜我们不能同行，今晚我就与张正隆一起去北京。

在我的车厢里，意外地见到了刘文玉、唐耀华和未凡。他们一起到北京办理“沈阳出版社”创办的批件。我与他们欢谈了一阵。

躺在硬卧上铺席上，读《芒种》二月号刊物，时睡时醒。火车的大钢轮子在钢轨上前进的有节奏又没有节奏的铿锵声把我送进了梦乡。

1987年2月18日

晨起，未凡与我谈起他的女儿和未婚女婿的情况。他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在《作家生活报》工作，未婚女婿小王，二十二岁，党员，连队指导员，从海城部队考入沈阳炮兵学院，正读书，今年就毕业了，全国分配，还不知分到哪儿去呢。我说我可以找找沈阳军区司令部的李云龙，他管干部，不知能否把小王留在辽阳或沈阳，我说我会尽力。

与正隆共进早餐，我带了夹馅面包和家里油炸的花生米。他又去买了罐啤酒和怪味豆。

解放军出版社的马成翼编辑在车站等了我们半个小时了。他用车送我们，我住西直门，正隆住北太平庄。在出版社，同马成翼谈起诗集《沉马》的事，尚方刚做新娘子，我与她约定后天下午汇总《中国当代军旅诗选》的稿子。她手里有一部分，我手里有一部分。

战死在长征突围的路上
细节无从谈起
因为连一个字毛儿也没飞回来
一切一切
只能由人们去猜、去想

也有人说
其中一个还活着
在外地当了大官
另外讨了城里的婆娘
人们根本不信
说这纯属栽赃
也有的暗地里信了
却在心里边
狠狠地又是悄悄地
痛骂一场

如今
十七位大娘
只有个把的还健在
成了一部活的经典
成了这“女儿国”
当之无愧的国王

1986年3月23日广东仁化

沉 马

一匹马
一匹将沉的马
将没顶于泥沼的马
在挣扎
在徒劳地挣扎
加速死亡的挣扎呵

走过它身旁的红军队伍
竟因它
发生一场小小的厮打

几个饿得眼蓝的士兵
用刀子在马身上割、挖
一块块鲜血淋漓的马肉
一块块诱人的活马肉呵
篝火在远处燃烧
象救命的神火

闪现于天涯

另一些也是饥饿的士兵
冲上去制止、拦阻
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巴
嘴里还不停地骂：

“娘个皮！

没种的！

饿疯啦？”

一边骂一边抚摸
那直立的、颤抖的马鬃
痛心的泪水哗哗流下：
“它跟我们走了那么远
这马这马……”

饥饿的魔爪
使多少铁男儿、硬汉子
猝然倒下
还有茫茫远远的路
等待他们去蹒、去跨
反正这四马已无可援救
不是没有良心
是
没有
办法

那匹马
终于整个地沉没了
泥水弥合时
竟没有一丁点声响
也没有人的喧哗
静得出奇
静得可怕

萧萧晚风
吹亮了远方的篝火
天边残留着
一片马血样
鲜淋漓的晚霞

1986年4月30日四川红原

老祖母的情歌

象一坛老酒

解放军出版社要搞一套中国革命军事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约些作者来谈。晚上，出版社邀请大家聚餐，有南京军区的江深、陈道阔，我们军区的张正隆和我等，编辑有王伟、马成翼、李鞍明等。

晚上与张正隆去余开国家，晓渤和帅帅也在。余开国讲一个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不得人心的文章后，收到许多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还有从火葬场打来的，有的更让人哭笑不得，在电线杆上贴他家的“换房启事”，人们纷纷到他家看房子，他找到街道，街道不管，找作协，作协也没办法管，找公安局，公安局说他们也不能派两个人给站岗啊……他只好住进了医院。

在北太平庄书库见到韩瑞亭、王安刚、丁临一、陈作犁等，大家聚谈，很愉快。

1987年2月19日

用一天时间把书稿梳理一遍。约黄国柱下午4点来漫谈。晚上两个人小酌，边饮边唠。国柱爱人小蔡来电话说家里来了客人，我送国柱走后，到张志民家看望。志民让我到他的寝室来聊，这屋里有火炉，暖和些。雅文大姐手弄炉子，指头都染黑了。雅文大姐给我沏了茶，端来了黑瓜子、白瓜子、熟花生和各种小点心，还有法国可口可乐……我们叙家常般亲切地谈了两个多小时。志民和雅文穿戴整齐地要送我，我不让送，他们说到大门口取信报。我替沈阳《作家生活报》向志民约写“作家寄语”。

1987年2月20日

晨起，散步到西直门立交桥，空气清新，天似阴着。

上午10点，到解放军文艺社，见到陶泰忠、刘立云、丁临一、余开国、王安刚、海波、程步涛等。步涛留我吃午饭。

下午，尚方与她的新婚丈夫到招待所来看我，说到选编“军旅诗选”的事。晚饭后，马成翼、李鞍明也来看我。

浩然来电话，说他今天回到北京了，让我明天到他家去玩。

电话里，李瑛约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

1987年2月21日

午饭后，应约到李瑛处。他在办公室等着我。不断有人来，秘书告诉他，北大中文系纪念海涅开一个会，他们说，我们大学是穷的，部队是有钱的，他们找过刘白羽同志，也找过孟伟哉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拿一万元，让解放军文艺出



1987年与李瑛。

版社拿一半，五千元。李瑛说：让解放军文艺社研究研究，如果让我参加什么活动，要打报告，文艺社要给钱，我去还好；如果文艺社不给钱，我不能参加。

有一个来访者，是一位电子工程师，二十五岁，他拎着个棕色皮包，穿灰色大衣进来找李瑛，他想改行，不想搞电子了，想搞文学创作。他来过几次了，让李瑛给他拿主意。李瑛说：这个青年喜欢文艺，读了很多书。高中毕业给李瑛写过信，说要考大学了。现在大学已经毕业几年了，他有事情就找我。家里的人不愿意他搞文学，他搞了理工科，不想去念。我说，国家培养你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就去念嘛！中间他读了很多书，一年总来那么三四次吧，找我。毕业了，分配到电子部，工作两年

了，还没死心。这个人有追求，不像有些人无所事事，只想赚钱，他不是。李瑛对这个年轻人讲：文学这条路，专走呢，搞不出东西，压力也大；搞业余，边工作，边创作，搞出一定成绩，逐步脱离原工作，进入专业创作比较好。搞两年、三年、四年……冒点尖，逐步被人们承认，领导上也认为他干这个合适，就让他干了。过早地搞专业，会有压力。不是有了充裕的时间就能当作家。这位工程师说：老不让我看书，八小时坐在那儿，哎呀！李瑛说：你下班可以看嘛！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能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工程师说他到处跑，不安定，什么银川、烟台、青岛、大连……总走。李瑛说：我多羡慕你呀！能到处走。李瑛嘱咐道，要永远保持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的追求。最初是兴趣，最后变成了事业。

又有人进来让李瑛在阅批件上批示。李瑛离开他的棕色的高靠背椅，拿出一支铅笔迅疾地签名。我发现那个铅笔筒里，每一支铅笔的尖，都削得好好的。

李瑛说，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把过去“左”的东西反掉了，文艺上过“左”的东西，图解政治呀，首长意志呀，等等，各个方面“左”的东西反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对反“左”情绪比较高，对反右态度暧昧。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读了很多书、懂得很多诗的人，不讲话；倒是那些个不懂诗或者读得很少的

人，却在拼命地讲话。是不是？像老专家、老教授，知道很多，现在谁也不愿讲话；倒是读了一本什么弗洛伊德的，萨特的存在主义，读了一点尼采的……尼采是一个老唯心主义的，在历史上就是唯心主义的，他的话怎么能当做准绳呢？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讲共产党领导、讲社会主义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很可悲，谁讲谁被嘲笑。

李瑛说：诗的问题很多。大学时，我和袁可嘉、穆旦在一起，在北大时，我当学生，他们都做助教。在中宣部开会，我有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一个口号，文艺工作者应该重新从学习 ABC 开始。文艺的功能是干什么的？还要不要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是在人的感情上起点积极作用的，还是只起消遣作用，还是拉人下水的？文艺与政治究竟应该有什么关系？这些年搞得非常混乱。我们不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文艺离不开政治。社会主义国家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美学命题是高尚和严肃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彻头彻尾就是讲，文艺就是个人的现象，就是哲学上文艺要不要反映生活，要不要反映民族的感情。如果说我们部队的作品好一点，和我们不断强调深入生活有关系。如果是在那里凭空捏造，瞎编乱造，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就是不正确的。还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塑造人都是什么样的？好像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都已解决了，实际上非常的混乱。我现在讲，部队比地方好，在这里头，文工团比创作组好，文工团毕竟要演出，那个唱歌的，跳舞的，你编出来他唱出来就是了，因此，他不可能搞得太不像样子。文工团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为兵服务的观念比较淡薄，男女关系，组织涣散，等等。我们创作组有许多观念，比如关于战争，关于法制，关于宗教，有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有的写报告文学，是中纪委在查的大案要案，真人真事，他写这个被通缉的罪犯，开脱他的罪责，美化他，用作品影响司法部门的定案。这个就完全违背了事实，与他合作的那个人是这个主犯的秘书。还有的言论，说什么战争，战争就是杀人，不是无动于衷地杀人，就是无动于衷地被杀……说什么军事文学作家就是无动于衷地到战场上，客观地描写那些血淋淋的现实，把它写下来……军事文学作家，他是怀着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在那里歌颂英雄。难道战争没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分？那个里面的错误论调相当多。有的专业创作人员，对深入生活存在相反的看法。肖洛霍夫还在顿河待了一辈子，他才写出了《静静的顿河》。他的家就在顿河边，他就是不上莫斯科大城市。现在我们有些人，纷纷往北京跑，他否定了生活的作用、时代的脉搏。今年3月份要开文工团长会，创作组也要开会。有些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大问题。

李瑛说：我收到老山前线战士的来信，他们读高中，读大学，在战场上锻炼之后，思想感情马上发生了变化，他觉得写诗应该歌颂我们的战士。李瑛说：我是提倡多元的。有些诗越写越空。诗应该充满生活气息，充满时代精神，有火辣辣的情感，格调就是那样子。生活是宽阔的，大家的思想感情是丰富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现代派反映的是非常狭窄的。你喜欢不喜欢，就给你这个。“五四”推陈布新，西方的“拿来主义”，照猫画虎。但是它很快就过去了，不适合本民族的东西很快就被人们忘掉了，大浪淘沙。更多的像冯至、冰心、戴望舒等人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克家的，艾青的。那个时候，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人民群众是不识字的。“庶民”，作一首诗，作好了，皇帝看上了，就当大官了。真正民间小曲、下里巴人的东西，还入不了“大雅之堂”。解放以来，好多了，现在有人又走回头路，文学贵族化，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很同意。一些诗让人看不懂，从词藻、格调到情趣，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现在包括小说，也有让人看不懂的。演的话剧，看完之后，人物关系，虚幻的，弄不明白。现在的中国文学，连许多美籍华人都感到吃惊。把鲁迅也否定掉了，把自己许多好东西否定掉了，把自己民族许多好的传统都否定掉了。那还有什么？好像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昨天看到一张诗报，提出“向瑞典进军”，小雨告诉我，这是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这个诗还要得诺贝尔奖？作者有责任，编辑、评论工作者也有责任，讲实惠，你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方向，讲要爱祖国，这个正面的东西都受到嘲讽。

李瑛说，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外国也是站不住脚的。表现了诗歌理论上的狂热。应该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说到最近写的诗，李瑛说：我总是密切关怀我们国家新近发生的事情，我们国家在南极探险考察，我写过。我们国家的农民买飞机，起飞，我写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国家纪念国际和平年，我写过《和平礼赞》，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最近我们国家搞长江漂流，我写过，给《当代》写了四首。人类的探险精神，人与大自然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探索，认识事物，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写了《长江魂》。另外我写了几首献给外国朋友的诗，一个是东山魁夷，他要见我，送我一幅画，他的画，吸收了中国画的技法，还吸收了西洋画的技法，成为一种美的创造，他的日本民族特色很强烈。他的美术作品我很喜欢，我写了一首诗，他的画像诗一样。我还写了索尔兹伯里，这个美国人七十八岁，心脏不好，身上戴着起搏器，这老头儿对生活热爱，对正义事业崇敬。我在美国出席中美作家会议时见到他，他是美方代表，我

是中方代表，我们一起开会，去年他来中国，我去看他。他很亲切，很热情，很熟悉，他也很随便，他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走了这么一趟长征路，身上戴着心脏起搏器，背着一个英文打字机，很了不起。我赞赏、钦佩这样一种对艺术的执著的精神。还有一个俄罗斯诗人叶甫图申科，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参加了三次会，一次是欢迎他的冷餐会，一次是欢迎他的朗诵会，有些接触，有些交往。朗诵了他二十多首诗，还是完全的现实主义的。我坐在那里听，没有一首是听不懂的。我们朗诵艺术团，殷之光找我说，现在有人给我们的诗，看都看不懂，还朗诵啊？他找我给写一点可以朗诵的诗。叶甫图申科要表现这个时代，他要出去考察，可是我们国家有些人却不这样了。还有一个艾黎，这四个外国人，每个人我写了一首。另外，我去听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在中国歌剧院舞台上演唱。东山魁夷、索尔兹伯里、叶甫图申科、艾黎，把诗献给这四位外国人。李瑛说：我觉得作为中国当代诗人，应关心身边发生的一切，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将要成为历史，要给历史留下一点痕迹。

说到第二十六本诗集，李瑛说，时代声音，时代脉搏，时代生活，成为诗的追求。要有新的表现手法，否则，主题艺术无法完成。青年人极力打破传统习惯，但他追求的目标，有的脱离时代。李瑛说在他新近的作品里，代表着他的见解。他说，做一个诗人，要对生活保持一种激情，受生活的冲击，理解这个时代，我的诗是生活的记录。

李瑛说，搞创作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他说对诗坛现状，艾青、臧克家都不满意。类似“皇帝的新衣”的重演。李瑛说：今天我看《光明日报》上臧克家写的一篇文章，在第一版上，有些晦涩的诗，还得以发表，而且大肆渲染。他说：“左”的是不对的，但是那种“全盘西化”的也是不对的。我体会，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工作者，我们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之中，我们应该面对这个现实。他说，现在书太多，什么书都读是不可能的。说到他的一本新诗集《江和大地》，他说：我觉得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要有时代精神。

在李瑛办公室里，李瑛与我从容地交谈着，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两个小时。

从总政文化部出来，到月坛浩然家，浩然的两个孙子山山、大海在，秋川大学毕业了。浩然明显见老，且情绪不佳。他的大儿子红野回来，大忙一阵，做了烧鸡等十个菜。浩然拿出一瓶难买到的名酒，我喝了一小杯。浩然谈他在写自传体小说，出版社不同意叫自传体，想把第一卷当成儿童文学发。

回到招待所，拿书稿到解放军出版社，马成翼在办公室加班。他正审理书稿。我把《中国当代军旅诗选》书稿给他，请他转交尚方。